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

主编◎文日焕

# 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

ZHONGGUO MINZU SHENHUA MUTI YANJIU

王宪昭◎著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

主编◎文日焕

# 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

ZHONGGUO MINZU SHENHUA MUTI YANJIU

王宪昭◎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王宪昭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12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丛书)

ISBN 7-105-07831-6

I. 中… II. 王… III. 少数民族—神话—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3592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万珩兴文化发展中心照排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4.875 字数: 349 千字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 38 元

---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三室电话: 64272078;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 中文摘要

神话是人类早期的文化瑰宝，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各民族神话。所谓“母题”，即神话叙事过程中的最自然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可以在神话的各种传承渠道中独立存在，也能在其他文体或文化产品中得以再现或重新组合。母题作为对各民族神话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特定单位，具有明显的方法功能。

首先对母题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这也是本书探讨民族母题的基础。主要包括神话母题的界定、生成，以及母题的客观性、直观性、顺序性、模糊性、典型性、神圣性、可组合性、流动性等基本特征，并通过母题与原型、类型、主题、题材等概念的辨异，进一步对母题概念加以规范。在此基础上，按照客观通用的标准，对本书所使用的民族神话母题进行了分类，划分出起源母题、神的名称母题、灾难母题、秩序母题等基本类型，依据统一的标准对这些基本类型进行逐级细分，使之在神话分析中能够适应不同的文本或表述层次。

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对民族神话的内涵、共性与个性、积淀与流变等方面的研究。一是在神话母题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民族神话母题不仅蕴涵着丰富的民族历史、民族生活、民族关系，而且还蕴涵着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许多民族神话母题都具有原型意义和分析价值，特别是在母题的类比和象征中具有明显的思想倾向和现实寓意。二是各民族神话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母题的共性和个性。一方面不同民族的神话母题往往表现出意趣的相同或相似，带有区域性或族群性，表现出母题功能以及含义的某些共同特征；另一方面，神话母题在不同民族乃至同一民族的不

同支系或区域又会表现出内涵和外在形式的差异。但任何民族神话母题的共性和个性都是相对的，常常表现出共性与个性相生相伴的特点。三是任何民族神话母题的形成都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积淀的结果，母题的积淀会受到社会生产力状况、民族自身特点、神话传承形式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母题的流传也有其特殊规律，可分为口头流传、书面流传和借助其他物质文化流传等多种形态。同时，神话母题在流传过程中会发生演变现象，包括母题内涵的扩大、内涵的缩小、母题的变异以及母题的弱化与消失等情况，这些变化往往与社会的发展、宗教的浸染、文化的渗透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

任何一项研究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实际应用。本书最后探讨了民族神话母题对后世的影响。神话母题作为人类早期文化的结晶，对后世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的产生、发展以及具体创作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反映出人类文化的渐进历程。这些神话母题对各民族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民族信仰、世界观、宗教道德观以及是非观等等，都与神话母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神话母题可以扩展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意识，有时神话母题可以外化为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节日习俗和宗教习俗等等。民族神话母题还蕴涵着丰富的民族精神，甚至会深入到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通过民族神话母题研究，不难发现我国 56 个民族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民族和谐、民族凝聚力以及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融洽关系。

## Abstract

Mythologies are the cultural treasure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mankind.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its study on the mythologies of the various nationalities in China. Motif, as it is called, is the most natural and basic elements in mythical narration. These elements may exist independently in the various channels of mythology inheritance, and can reappear or recombine in other literary forms or cultural products. Motif, as a particular unit for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of the mythologies of various nationalities, has an obvious function of methodology.

First of all, this book clarifies the method of study on the motif, examining the definition, formation of the motif of mythologies and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objective, direct, sequential, ambiguous, typical, holy and combinational. By means of differentiating the motif from the concepts of prototype, genre, theme and subject, this book further standardizes the concept of the motif. Based on this, and in the standard of objectivity and unity, the motifs of ethnical mythologies used in this book are basically classified into the motif of origin, the motif of the names of gods, the motif of calamity and the motif of sequence and, furthermore, these basic categories a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uniform standard, so as to adapt them to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analysis of mythologies.

The main body of this book deals with the connotation,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ertia and evolution of ethnical mythologies. Firstly, the motif of mythologies contains very rich substanc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motif of ethnical mythologies contains not only the history, life and re-

lationship of a nation, but also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emotion. Many motifs of ethnical mythologies posses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ototype and are valuable to analyze,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analogies and symbolizations of the motif, one can clearly perceive the ideological contents, veiled ideas and tendency of the times. Secondly, in the course of their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mythologie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 motif are formed. On the one hand, the motifs of the mythologie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often display the same or similar taste and interest and have regional or collective characteristics, manifesting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nction of the mot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tif of mythologies can also display differences in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structure. But the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 motif of any ethnical mythologies are relativ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each producing and being accompanied by the other. Thirdly, the formation of the motif of any ethnical mythologies is the result of gradual accumula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histor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motif is influenced by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vity, national identity, forms of mythology inheriting and other cultural factors. The spread of the motif has its special patterns and it can spread orally, in written form and through the aid of other material culture. Meanwhile, the motif of mythologies evolves in the course of its spread, including the extension and reduction of its connotation, and the variation, decline, disappearance of it. This kind of change also has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such factors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s and the infiltration of culture.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any kind of research is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So at last this book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motif of ethnical mythologies upon literature of the later ages. As crystallization of early hu-

man culture, the motifs of mythologies have produced very important effects on literature of the later ages, especially on the birth, growth and writings of the narrative literature, reflec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human culture. The influence of the motifs of mythologies on the cultural ideologies and living custom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should not be ignored. Such questions as the national beliefs,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religion and morality as well as outlook on rights and wrongs, all have countless links with the motifs of mythologies. A motif of mythologies can extend and become a cultural mentality of a nation, and sometimes it appears to be the habits of life and production, customs of festivals, and conventions of regions. In a word, the motifs of mythologies are a rich source of the national spirit. By the research of the motifs of ethnical mythologie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among the fifty-six nationalities in China, there exist a national harmony and cohesion of “possessing the individual beauty of its own kind, recognizing the unique beauty of others, sharing the common beauty and building an ideal society of Great Harmony” as well as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of common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 序 一

文日煊

中国各民族神话丰富多彩，已成为人类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后世文学创作中不可多得的艺术宝库。因此，神话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而且意义重大的事情。王宪昭的《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一书在这方面作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

首先，神话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神话作为人类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古朴纯真中透露出人类文明的曙光，幻化怪诞中张扬着先人们的智慧，它以其巨大的艺术魅力造就了人类艺术宝库中一种规范乃至高不可及的范本。但我国的神话学研究起步较晚，且一直举步维艰，甚至走过不少弯路。由于神话历史久远，再加上特殊的文化背景导致了神话形态的明显变化，有的消亡，有的被篡改，有的变异，有的被重新组合，等等，使神话研究出现了复杂不一的情况，总体上没有形成整体优势，很难形成系统全面的神话学理论。从神话的内涵和外延看，它都属于一门博大精深的综合性学科，与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伦理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部值得研究者去精心解读的百科全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应该逐步形成一套成熟的神话理论。

构建我国神话学体系，加强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以往神话研究大多没有摆脱汉族神话中心论的窠臼，一些国内外神话学家和研究者们在研究对象方面，由于受传统观念和手头资料的影响，一般以汉族典籍神话为主体，往往忽视了少数民族神话的丰富性和史料价值，忽视了中国神话的整体性与关联性，不能对少数民族神话进行深入发掘和

系统研究。因此，从神话研究的大背景看，在中国神话整体研究中，如果忽视了少数民族神话这个有机组成部分，就难以给中国神话一个令人满意的准确定位，也不利于少数民族神话的发掘、研究与传扬。而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水乳交融的统一体，中国神话也自然是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特别是我国民族识别与定位，为民族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现实基础，也为各民族神话的平行研究提供了可能。从现有资料看，汉文古籍所记载的神话也并非都源于汉族，不少作品都涉及众多民族先民的生产生活情况，许多少数民族的神话自成谱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较为完整的体系，至近、现代甚至当代，仍有不少古老的神话作品以口承形态“活”在民间，这种活化石就如人类早期的燧石，随时都会迸发出耀眼的火花。为此，把各民族神话放在同一个研究平台上，应该说是科学的，合理的，更是必要的。当然，从目前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看，加强对我国少数民族神话的综合研究同样是非常必要的。本书在这方面的积极尝试值得肯定。

其次，说一说本书的研究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神话研究的视角可谓是多样的，但在系统的理论工具上并没有形成一个被人普遍认可的体系或标准。该书采用母题的方法作为研究神话的切入点，也是一种研究方法方面的创新。从以往神话研究方法看，存在着两个明显的偏颇，一是神话研究完全借用传统的文学或文化研究方法，以客观反映论为主导，难以对神话的内涵和艺术特质进行全面深入的揭示；二是由于神话研究中缺少必要的“通用性”标准，致使出现了个案研究偏多、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不足的现象，难以对中国的民族神话作出系统而令人信服的结论。无论是南方神话，还是北方神话，是少数民族神话，还是汉族神话，要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就必须创设一个使之能产生对话的语境，搭建一个使之能产生联系的平台，并找到一个可以多方位进行比较的尺度或者标

准，从这个意义上看，“母题”恰好具备这些功能。

“母题”是文学批评中一个含义多元而又被逐渐认同的概念。该书积极吸收以往研究成果，把“母题”视为神话叙事过程中的最自然的基本元素，认为这些元素可以在神话的各种传承渠道中独立存在，也能在其他文体或文化产品中得以再现或重新组合。母题作为对各民族神话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特定单位，已成为一个联系各民族神话的“纽带”，既具有叙事意义，又具有结构功能。

“母题”研究方法的特点非常明显。在神话研究中借鉴“母题”概念不仅具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基础，而且会进一步推进神话研究的纵深发展，使各民族神话的比较更为直接方便。一是以母题为线可以洞察各民族神话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轨迹，也有助于我们通过神话母题的横向比较深入了解各民族间相同母题的关系，进而找出各民族神话的民族特点和文化差异。二是通过“母题”研究方法，将汉族和少数民族神话置于同一个研究平台上，对我国各民族神话进行多方位比较，可以初步建立起较为系统的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体系。三是利用“母题”在民间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普适性，还可以把民族神话作为文化现象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密切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发掘民族神话中蕴涵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这对进一步确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以及澄清以往神话研究中对少数民族神话的一些模糊认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总之，就“母题”研究方法而言，据此可以对数量巨大的民族神话资料进行科学、系统而严密的分类整理，较有针对性地研究一个神话作品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组合状态，通过这种整体性对比研究和综合分析，进一步正确理解少数民族神话独特的文化价值，重新审视中国神话在世界神话乃至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有益于整个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开发。

第三，关于该书的结构体系也有不少可谈之处。本书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设计出一个较为严谨的论述框架，前两章重点解决了

研究的基础，即研究对象的框定和研究方法问题，把民族神话研究中所运用的“母题”的概念界定、性质、特点、识别及分类方法一一讲清；在此基础上，利用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详细探讨了民族神话的基本内涵、共性与个性、积淀与流变问题，表达出作者对民族神话母题的见解，并试图寻找出其中某些规律性的问题；第六章则把古老的民族神话母题拉近现实，分析了民族神话母题对后世文学、文化的影响。作者通过这些努力，把民族神话研究中一些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了，一些模糊的问题变得清晰了，一些难以判断的问题初步有所定位。特别是除正文之外，本书还附有“中国民族神话人类起源与族源母题统计表”，为研究者的资料查询和母题考证提供了方便，可见作者神话研究之用心。

此外，关于书中观点的创新以及语言表达等问题，读者自有公论，不再赘述。

神话是神奇的，但需要细心的人去发现；发现了结果是可喜的，但需要经历一个不断探索的艰辛历程。作为宪昭的博士导师，希望他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取长补短，特别是及时吸收一些国内外神话研究的前沿成果，并在母题类型的分类方面进一步科学规范，使成果得到推广和应用。同时，更希望宪昭在今后的研究中志存高远，长耕不辍，不断进步！

2006年7月

## 序 二

梁庭望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虽然有人发问过《神话何为？》，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神话研究似乎沉静了，见解犀利的文章不是没有，但不多见。正当神话里诸神难耐寂寞的时候，王宪昭的《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让我们为之一振。其实在这之前，作为这一分量甚重的博士论文的先导，王宪昭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连续发表了 12 篇论文，其中就有 7 篇是专门研究民族神话的，这些论文与《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一起，打破了神话研究的死水微澜，激起了粼粼的波光。

中国是一个讲究思想先行的国度，要探讨浩瀚的中国民族神话，势必要以认识民族神话的价值为先导。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异彩纷呈，目不暇给，我曾经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前言里说了这样一段话：“历代少数民族人民以自己惊人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浩如烟海的民歌、奥妙无穷的神话、篇幅浩瀚的长诗、美丽动人的传说、跌宕起伏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戏曲、动人心魄的小说和风格迥异的诗歌。这些异彩纷呈的作品，负载着边缘文化神奇的信息，熏染了边陲缤纷的色彩，题材广泛，主题鲜明，手法多样，风格各异，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使中华文学大厦倍加壮观。”世界最长的长诗在中国，这就是藏族长达 120 万行的《格萨尔王传》，15693 行的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214000 行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难以匹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太晚。检索已经出版的一千多种中国文学史或文学专门（体裁）史，纳入少数民族文学的几如凤毛麟角。直到 20 世纪末的《中华文学通史》，才有

所弥补。入学前很少接触少数民族文学的王宪昭，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上学习了《民族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和少数民族的韵体文学、散体文学等学位课程，认识到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丰富多彩及其价值，激发了研究的热忱。他在《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的后记里追溯自己的心理历程时说，由于鲁西“润物无声的民间故事潜移默化地激发起童孩时对古老神话的好奇”，从上中文系到读硕到教学经历，都被这种兴趣所萦绕，也接触了一些少数民族神话，但“并没有摆脱汉族古典神话为中心的困扰”，直到进入中央民族大学读博，对少数民族文学“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使人热血沸腾了。”正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这种热爱之情，促使作者下决心选择《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首选。

但“热血沸腾”还不等于成功，还要有鲜明的论点、充足的论据和正确的论证，选择切入点首当其冲。从《神话新探》一书可知，中国学术界对神话的探讨和分类，多从传统的历史文化背景、内容分类和民族地域特点来切入，优点与局限都是显而易见的。基中对风行世界的原型说、仪典说等，极少涉及。王宪昭毅然选择了与“原型”有密切关系的母题，既与我国的传统研究方法不同，又能够在民族神话领域里纵横捭阖，在这里，既要引进国外的前沿论点，又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神话学说。母题是原型在神话学中的变体，关于原型与母题的关系，著名瑞士学者容格指出：“与集体无意识的思想不可分割的原型概念指的是心理中明确的形式存在，它们总是到处寻求表现。神话学研究称之为‘母题’……”（《容格选集》第九卷《原型和集体无意识》，*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这说明，容格认为在神话学中，原型与母题等值。追随容格的欧美神话学家们，曾经立下宏愿，要像在语言里归纳提炼国际音标一样，在全世界的神话里提炼出原型的ABC，但没有实现。大抵依然停留在概念上，如加拿大弗莱认为：“在这一相（指神话相）中的象征是可交际的单位。我把它称为原型，即那种典型的反复出

现的意象。”(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而这种原型可以是意象、象征、主题、人物或结构单位,并没有明确的事象,这说明还没有找到原型的ABC。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王宪昭毅然决心从中国神话里理出母题的类型,也就是母题的ABC,把容格、弗莱没有完成的研究推进。在中国如此众多的神话里归纳出若干母题,前人还没有人做过,只在个别民族神话中偶尔涉及,故其难度可想而知。而其创新意识值得称道。且不论后果如何,单就这一决定就值得提倡,后生可畏!

既然要提炼出母题的ABC,就得像提炼金子一样筛选大量的沙子。“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篇》)王宪昭走上了沙里淘金的艰苦探索之路。作者大量寻找资料,在电脑中求索,在杂志里翻阅,在书海中畅游,一篇篇分析归纳,在电脑里加减,前后涉及了1600多篇文章,还有众多的国内外著作。涉及的56个民族的神话,无一遗漏,在论文打印稿的附表里所列的各民族神话母题,多达160多页之多,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多年以来,极少见到一位研究生对学位论文下如此大的功夫。王宪昭生在农村,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加上山东人的豪爽和冲劲,这使他学术上更易作出成绩。为了完成自己的学业,他不怕苦,不怕累。读博期间,他先后跋山涉水,到比山东生活条件艰苦得多的湘西南、黔东南、滇西南、滇西北做田野调查。西盟、沧源的阿佤山,滇西北角的迪庆,条件相当艰苦,导师并没有安排他去调查,他自费去了。有的地方没有公路,有公路的地方有时还遇塌方,只好在崎岖的山路中跋涉,不惮劳苦。正因为如此,他的论文的材料既有丰富的文本,又有相当丰富的活态神话的相关材料,其资料的厚度,在近年的博士论文中实不多见,这为《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章的重心在于论证。《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构架工稳,体例新颖,层次分明,分析有绪,论证比较充分,自成一言之言。核

心部分是母题的分类，作者首先对母题进行界定，阐明其生成的条件和主要特征，确定其分类的依据和标准，而后进入最艰难的综合、归纳和分类。经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对比、筛选、排列、归类，王宪昭将中国神话分为起源母题、神的名称母题、灾难母题、秩序母题与其他母题四大类。每一大类之下分出母题类型，再分出一级类目、二级类目、三级类目，自宏观而趋微观，凸显出其层次。例如起源母题下分为“世界起源”、“人类起源”、“自然现象与物的起源”三类，每类再分出多级类目。人的起源之下再分为神造人、神人共造、人造、自然产生、变形产生、感生、动物生人、植物生人、无生物生人九种类型，每种类型之下再细分出一、二、三类类目。其中“人造”一级类目又细分为人与人共造、人与动物共造、人与植物共造、人与无生物共造、人的进化等二级类目。二级类目达11种之多，三级类目自然不少。全部四大类母题类型45个，一级类目104个，二级类目没有拟全，只拟了125个，三级类目只拟了71个。在备注里，说明三级类目还可以细分。这样一种多级类目的分类谱，使人对中国民族神话的类型即整体面貌一目了然。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上述母题分类参照了美国斯蒂·汤普森的分类法，但又不是照搬。其依据是“神话文本的叙事性”、“神话故事情节的相对独立性”、“神话母题本身具有科学分类的基本特征”，突出了母题类型的层次性、普适性和民族性。而分类所选取的实例，是以原生态神话为主体的，兼有少量次生神话或拟神话，这就使分类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并且适应中国神话的实际面貌，形成中国的神话分类法。中国神话的分类法当然还可以有两分法、三分法甚至七分法，但王宪昭的四分法从他的分析看，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自成系统，自成一家之言，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是他成功的地方。

不过，上述分类研究还属于平面研究，而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则是活态神话，《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深入下去，探讨民族神话母题的共性和个性，探讨民族神话母题的积淀、



流传和演变。第六章尤其重要，既是活态神话，其母题必然深刻地影响后世的文学，影响民族文化观念，影响民族的生活习俗，甚至影响一个民族的精神。作者将民族神话母题中的民族精神概括为“可歌可泣的自我牺牲精神”、“战天斗地的进取精神”、“生生不息的探索精神”、“厚生爱民的人本意识”，可见，民族神话的母题不只是存在于文本中，也不只是牵动人们对往昔的怀念，而是深刻地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意识和行为。这些论点，都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神话母题提供了富有启迪的参照系。《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是成功的，但它也不是凝固的终极标本，相信作者有毅力，也有能力，将这一研究继续推进，直到提炼出接近于神话母题的全部代码。是为序。

2006年7月21日

于中央民族大学